

艇斋诗话 (宋)曾季狸 撰

韩退之《树鸡》诗云：〔烦君自入华阳洞，割取乖龙左耳来。〕予按割龙耳事两出。柳子厚《龙城录》载：茅山处士吴绰因采药于华阳洞，见小儿手把大珠三颗，戏于松下。绰见之，因询谁氏子，儿奔忙入洞中。绰恐为虎所害，遂连呼相从入，得不二十步，见儿化龙形，一手握三珠，填左耳中。绰以药斧斫之，落左耳，而失珠所在。又冯贽《云仙散录》载：崔奉国家一种李，肉厚而无核。识者曰〔天罚乖龙，必割其耳，血堕地，生此李。〕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。然《龙城录》载割华阳洞龙左耳事，而《云仙散录》乃有乖龙割耳之说，二书各有可取也。洪庆善注韩文甚详，而此独缺文，不知其如何也。

唐人诗用〔迟〕字皆得意。其一：〔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。〕严维诗也。其一：〔炉烟添柳重，宫漏出花迟。〕杨巨源诗也。又韦苏州《细雨》诗：〔漠漠帆来重，冥冥鸟去迟。〕亦佳句。

前人诗用〔重〕字有三：〔雨压梨花烟重〕，〔雪压梅花香重〕，〔残月落花烟重〕，皆有思致。吕东莱尤喜〔雪压梅花香重〕。

前人诗言落花，有思致者三：王维〔兴阑啼鸟换，坐久落花多〕；李嘉佑〔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〕；荆公〔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〕。

（原缺四行，每行二十字。）

东湖言：〔癩可初作诗，取前人诗得意者手写之，目为《颠倒篇》，自后其诗大进。〕

东湖言：〔荆公《桃源行》前二句倒了，『望夷宫中鹿为马，秦人半死长城下』，当言『秦人半死长城下，望夷宫中鹿为马』，方有伦序。〕

东湖言：〔荆公《画虎行》用老杜《画鹤行》，夺胎换骨。〕

（原缺二行，每行二十字。）

老杜诗中喜用〔秦〕字，予尝考之，凡押〔秦〕字韵者十七八。〔韦贤初相汉，范叔已归秦。〕〔今欲东入海，郎将西去秦。〕〔锦江元过楚，剑阁复通秦。〕〔西江元下蜀，北斗故临秦。〕〔绵谷元通汉，沱江不向秦注1。〕〔接輿还入楚，王粲不归秦。〕〔苏武先还汉，黄公岂事秦。〕〔此生那老蜀，不死会归秦。〕〔地平江动蜀，天阔树浮秦。〕〔近闻王在洛，复道使归秦。〕〔地利西通蜀，天文北照秦。〕〔兵戈犹拥蜀，聚敛强输秦。〕〔故国当北斗，直指照西秦。〕〔商山犹入楚，渭水不离秦。〕〔泊船悲喜后，款款话归秦。〕〔比来相国兼安蜀，归赴朝廷已入秦。〕盖老杜秦人也，故喜言秦。注1〔绵〕原作〔锦〕，〔不〕原作〔本〕，据《琳琅秘室丛书》本《艇斋诗话续校》改。

晏叔原小词：〔无处说相思，背面秋千下。〕吕东莱极喜诵此词，以为有思致。此语本李义山诗，云：〔十五泣春风，背面秋千下。〕

吕东莱〔粥香饧白是今年〕，〔粥香饧白〕四字本李义山《寒食诗》，云：〔粥香饧白杏花天。〕

老杜诗《公孙大娘舞剑器行》，世人多以为公孙能舞剑，非也。盖公孙善舞《剑器》，《剑器》者，曲名也。诗序言公孙氏舞《剑器》、《浑脱》，又言舞《西河》、《剑器》，然则《浑脱》、《西河》、《剑器》三者皆曲名也。诗中又言〔妙舞此曲神扬扬〕，则知为曲信矣，安有妇人能舞刀剑者乎？后人承误，不能深考耳。

东坡《平山堂词》云：〔认取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〕然〔山色有无中〕本王维诗：〔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〕

东坡〔羨君怀中双橘红〕，用陆绩事也。以绩传考之，云怀中橘三枚，却不云二枚也。

东坡论作诗注1，喜对景能赋，必有是景，然后有是句。若无是景而作，即谓之〔脱空〕诗，不足贵也。注1〔东坡〕，《琳琅秘室丛书》本作〔东湖〕。

东湖喜吕东莱〔树阴不碍帆影过，雨气却随潮信来〕。东湖见予诵东莱诗云：〔传闻胡虏三年旱，势合河山一战收。〕云：〔何不道『不战收』？〕

东湖又见东莱〔满堂举酒话畴昔，蜂是中原无是时〕注1，云：〔不合道破『话畴昔』注2，若改此三字，方觉下句好。〕

〔原缺两行，每行二十字。〕注1〔无是〕，《续校》谓当作〔无事〕。注2〔合〕原作〔可〕，据《琳琅》本改。

韩子苍作《送吕东莱赴召》诗，甚得意。东莱止称一句〔厌见西江杀气缠〕，云：〔是诗语。〕

东湖喜钱氏子（忘其名）一联云：〔鸥飞波荡绿，牛卧草分青。〕

东莱《送珪公果公入闽中诗》五言〔宿昔春水生〕者，绝似《选》诗。东莱自云。

东莱《济阴寄故人》〔柳絮飞时与君别〕有两本者：东莱少时作，后失其本，在临川，因与学徒举此诗，亡之，遂用前四句及结尾两句补成一篇；已而得旧诗，遂两存之。〔落花寂寂长安路〕者是旧诗，〔千书百书要相就〕者是追作。

东湖喜荆公《燕侍郎画山水图》诗，其间云：〔燕公侍书燕王府，王求一笔终不予。仁人志士埋黄土，只有粉墨归囊楮。〕此可谓能形容燕公也。

崔德符诗：〔人间火定热，我死不肯炙。〕真节士之诗。

荆公《汴水》诗云：〔相逢故人昨夜去，不知今日到何州？州中人物不相

似，处处蝉声令客愁。）读此足知汴水湍急，一日动数百里。

荆公〔北山梅花何所似〕一篇，诗意高远。

东湖《紫极宫》七言诗，白云为七言之冠。东莱亦喜此诗。

山谷《赣上食莲》诗，读之知其孝弟人也。东湖每喜诵此诗。

吕东莱喜令人读东坡诗。

东莱不喜荆公诗，云：〔汪信民尝言荆公诗失之软弱，每一诗中，必有依依袅袅等字。〕予以东莱之言考之，荆公诗每篇必用连绵字，信民之言不缪。然其精切藻丽，亦不可掩也。

老杜《桃竹引》云：〔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。〕双杖喻李郭二人也。

山谷《和高丽松扇》诗云：〔可怜远渡帙沟淜，不堪今时襜褕子。〕帙沟淜，高丽城名也，见《三国志》。襜褕子，用程晓《伏日》诗：〔今时襜褕子，触热向人门注1。〕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向人门』当作『到人家』。程晓诗见古乐府，通首用歌麻韵，不得押『门』字。〕

韩退之《雪》诗、《笋》诗，皆讥时相。《雪》诗云：〔未能裨岳镇，强欲效盐梅。松篁遭挫折，粪壤获饶培。巧借奢豪便，专绳困约灾。威贪凌布被，光肯离金罍。〕《笋》诗云：〔得时方张王，挟势欲腾骞。纵横公占地，罗列暗连根。始讶妨人路，还惊入药园。萌芽防浸大，覆载莫偏恩。外恨包藏密，中仍节目繁。戈矛头戢戢，蛇虺首掀掀。身宁虞瓦砾，计欲掩兰荪。〕其言皆有讥诮，非徒作也。

老杜诗云：〔河内无因借寇恂注1。〕然借寇事在南阳颍川，非在河内也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少陵《寄章十侍御》诗『河内犹宜借寇恂』，作『无因』盖误。又案：河内颍川皆寇恂旧治，诗言河内借寇恂，盖有为而云，非误用也。〕

老杜：〔青青竹笋迎船出，白白江鱼入馔来。〕山谷云：〔此送人迎庭闱诗，故用此二事，皆孝于亲者。〕然王祥卧冰，于鱼事用之则可；孟宗乃母亡后注1，思母所嗜，冬月生笋，恐不应用也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孟宗入林中哀号，笋为之生，不云母亡后事。〕

大凡人为学，不拘早晚。高适五十岁始为诗，老苏二十七岁始为文，皆不害其为工也。

古人于前辈未尝敢忽，虽不逮于己者，亦不敢少忽也。以韩退之之于文，杜子美之于诗，视王杨卢骆之文，不啻如俳優。而王绩之文于退之，犹土苴尔。然退之于王勃《滕王阁记》、王绩《醉乡记》，方且有歆艳不及之语。子美于王杨卢骆之文，又以为时体而不敢轻议。古人用心忠厚如此，异乎今人露才扬己，未有寸长者，已讥议前辈，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衙官老兵之论。衙官非持正语。

韩子苍诗：〔尘缘吾未断，不是薄蓬莱。〕〔薄蓬莱〕三字，盖柳子厚《谪龙说》：〔吾薄蓬莱羞昆仑。〕

陈后山为正字诗云：〔宁辞乳媪讥。〕用《南史》何承天事。

吕东莱诗用拍张公事，出《南史王俭传》。王敬则云：〔臣以拍张，得为三公。〕

荆公《贺曾鲁公》诗云：〔功谢萧规惭汉第，恩从隗始愧燕台。〕人多疑〔隗始〕无出处，不知韩退之联句云：〔受恩从隗始。〕则〔隗始〕出于韩文也。按〔隗始〕二字出《国策》。

韩子苍《泛汴》诗云：〔汴水日驰三百里。〕末章却云：〔水色天光共蔚蓝。〕汴水黄浊，安得蔚蓝也？东湖诗云：〔昼暖坐迎日，夜寒眠见星。〕说者谓能尽泛汴之景。

东湖《宫亭湖》诗极佳，尝自诵与予言：〔沙岸委他白，云林迤邐青。千山拥庐阜，百水会宫亭。〕说得景物出。身在宫亭经行，方见其工。予谓此诗全似老杜。

东湖《画虎图》诗云：〔不向南山寻李广，却来东海笑黄公。〕黄公虎事，见李善《文选注》。

唐人薛能诗云：〔青春背我堂堂去，白发催人故故生。〕有人举此诗，称其语意之美，吕东莱闻之笑曰：〔此只如市井人欺世之词，有何好处。〕予以东莱之言思之，信然。

吕东莱喜张文潜《七夕歌》，令人诵。吕东莱喜潘邠老《浯溪》诗。

山谷《笔》诗云：〔宣城变样蹲鸡距，诸葛名家捋虎须。〕予尝见东湖口诵，与此本不同，云：〔宣城诸葛尊鸡距，笔阵王家将鼠须。〕鸡距、鼠须，皆笔名也。言〔蹲〕言〔捋〕则无意义，言〔尊〕言〔将〕则有理。东湖喜诵此诗，又喜《知常轩》诗，即〔新晴鼓角报斜阳〕者是也。二诗皆亲见其诵。

山谷诗〔八米〕事，用《北史》卢思道事。

山谷《谢人茶》诗云：〔涪翁投赠非世味，自许诗情合得尝。〕出薛能《茶》诗，云：〔粗官乞与真抛却。只有诗情合得尝。〕

东湖《明皇夜游图》诗，宣和间作，其意盖讽当时也。诗中云〔苑风翠袖湿，宫露赭袍光〕，可见其游宴达旦也；〔闺阁连闾闾，骅骝从骅骝〕，可见其宫禁与外无间也。东湖尝对予自释其意如此。

前人诗言立鹭者凡三：欧公〔稻田水浸立白鹭〕，东坡〔颖水清浅可立鹭〕，吕东莱〔稻水立白鹭〕，皆本于李嘉佑〔漠漠水田飞白鹭注1〕。然剪截简径，则东莱五字尽之矣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漠漠水田飞白鹭』，今见《王右丞

集积雨辋川庄》诗，此误记。)

东莱喜东坡《赠眼医王彦若》诗，王履道亦言东坡自负此诗，多自书与人。予读其诗，如佛经中偈赞，真奇作也。

张元干，绍兴间人，诗不多见。其人盖尝识东湖所谓〔诗如云态度，人似柳风流〕者是也。后以累失官，有《潇湘图》诗甚佳，云：〔落日孤烟过洞庭，黄陵祠伴白苹汀。欲知万里苍梧恨，泪尽君山一点青。〕

古今游庐山诗，予得两首绝佳。其一《潘子真诗话》所载王光远云：〔明朝山北山南路，各自逢人话胜游。〕盖庐山之美不可尽，惟此两句形容得极佳。又张元干诗云：〔古木寒藤挽我住，身非靖节谁能留。多惭不及鸾溪水，长向山前山后流。〕此诗兴致极高远。

东湖《滕王阁》诗用老杜《玉台观》诗本，首云：〔一日因王造，千年与客游。〕即老杜〔浩劫因王造，平台访古游〕也。

老杜《端午赐衣》诗：〔自天题处湿，当暑着来轻注1。〕〔自天〕〔当暑〕皆有出处，〔自天申之〕、〔当暑衫絺绤〕是也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轻』当作『清』，《杜集》可证。〕

秦少游在岭外贬所有诗云：〔挥汗读书不已，人皆笑我何求。我岂更求闻达，日长聊以消忧。〕其语平易浑成，真老作也。今集中不见有之。予见吕东莱之子逢吉口说。

杜诗：〔鹅费羲之墨，貂余季子裘。〕今草堂石本作〔鹅贵羲之墨〕。〔贵〕比〔费〕虽无义理，然草堂入石本，不应有误也。

老杜有《岳阳楼》诗，孟浩然亦有。浩然虽不及老杜，然〔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〕亦自雄壮。

老杜《萤火》诗，盖讥小人得时。其首云：〔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阳飞。〕盖言其所出卑下也。其卒章云：〔十月清霜重，飘零何处归？〕盖言君子用事，则扫荡无遗也。老杜之诗所以冠绝古今者以此。诗人李嘉佑亦尝赋《萤火》诗云：〔映水光难定，凌虚体自轻。夜风吹不灭，秋露洗还明。向烛仍藏焰，投书更有情。犹将流乱影，来此傍檐楹。〕八句规规然咏一物而已，视杜诗真所谓小巫也。

老杜写物之工，皆出于目见。如〔花妥莺捎蝶，鸡喧獭趁鱼。〕〔芹泥随燕嘴，花粉上蜂须注1。〕〔仰蜂黏落絮，行蚁上枯梨。〕〔柱穿蜂溜蜜，栈缺燕添巢。〕〔风轻粉蝶喜，花暖蜜蜂喧。〕非目见安能造此等语。又杜诗中喜言蜜蜂，如上所录是也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《杜集》『花蕊上蜂须』，此作『花粉』，未知何据。〕

山谷用〔酒渴爱江清〕为韵，人知为唐人诗，而不知其为谁氏也。顾陶《

诗选》作畅当作，当有诗名。其诗云《军中醉饮作》注1。其前四句云：〔酒渴爱江清，余酣漱晚汀。软莎欹坐稳，冷石醉眠醒。〕皆佳句，状得醉与酒渴之意极工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酒渴爱江清』四句，见《杜集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》，黄伯思编为少陵诗。《英华》载畅当作，本于顾陶。〕

东坡《与王郎书》云：〔少年为学者，每一书皆作数次读。书之富，如入海，百货皆有，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尔。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，如欲求古今与兴亡治乱圣贤作用，且只作此意求之，勿生余念。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，亦如之。他皆仿此。若学成，八面受敌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。〕以上皆东坡尺牋中语，此最是为学下工夫快捷方式。予少时亦颇窥见此术，然不能以此告人，及见东坡所言，犁然当人心，善为学者不可不知也。王郎即子由之婿。今《坡集》亦有此书，但有论说及贾谊陆贽之学者，不见此幅，此盖书之别纸也。

陶渊明诗自宋义熙以后皆题甲子，此说始于《五臣注文选》云尔注1，后世遂因仍其说。治平中，有虎丘僧思悦者，编《渊明集》，独辨其不然。其说曰：〔渊明之诗题甲子者，始庚子迄丙辰，凡十七年间九首，皆晋安帝时所作。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岁，宋始受禅，自庚子至庚申，盖二十年，岂有宋未受禅前二十年，耻事二姓而题甲子之理哉！〕思悦之言信而有证矣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明宋潜溪云：『渊明诗题甲子，其说盖起于沈约《宋书》，而李延寿着《南史》，五臣注《文选》，皆因之。』此条谓始于五臣，非也。〕

前人论诗，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，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。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，遂以韦柳配渊明，凝式配颜鲁公，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。

东坡《黄子思诗序》论诗至李杜，字画至颜柳，无遗巧矣。然锺王萧散简远之意，至颜柳而尽；诗人高风远韵，至李杜而亦衰。此说最妙。大抵一盛则一衰，后世以为盛，则古意必已衰，物物皆然，不独诗字画然也。

荆公诗云：〔只向贫家促机杼，几家能有一钩丝。〕山谷诗云：〔莫作秋虫促机杼，贫家能有几钩丝。〕二诗语甚相似。

陶渊明诗〔白日沦西河，素月出东岭〕一篇，说得秋意极妙。韩退之《秋怀》〔窗前两好树，惻惻鸣不已〕一篇亦好，虽不及渊明萧散，然说得秋意出。予每至秋，喜诵此二诗及欧公《秋声赋》。

东湖喜诵韦苏州《赠王侍御》诗〔心如野鹤与尘远，诗似冰壶见底清〕一篇，真佳句也。

韩子苍诗：〔忆昨昭文并直庐，与君三岁侍皇居。花开辇路春迎驾，日晒蓬山晓曝书。学士南来尚岩穴，神州北望已丘墟。忽逢汉节沧江上，握手西风泪满裾。〕全用韦苏州诗为之。苏州诗云：〔与君十五侍皇闱，晓拂炉烟上赤

墀。花开汉苑经过处，雪下骊山沐浴时。近臣零落今犹在，仙驾飘飘不可期。此日相逢非旧日，一林成喜又成悲。)

东湖喜言《黄庭》及《文选》诗。

东湖言王维《雪》诗不可学，平生喜此诗。其诗云：〔寒更催晓箭，清镜减衰颜。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。洒空深巷静，积素广庭闲。借问袁安舍，倏然尚闭关。〕又言柳子厚《雪》诗四句说尽。

东湖言荆公诗多学唐人，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。

东湖言荆公〔月移花影上栏杆〕不是好诗，予以为止似小词。

东湖言山谷诗对〔襜褕子〕，对得不亲。

东湖自言作诗至德兴，方知前日之非。

东湖喜山谷《落星寺》诗。

高子勉《国香》诗极好，有唐人歌行笔力。

荆公《送人使虏》诗云：〔留犁挠酒见戎心，绣袷通欢岁月深。〕秦少游《送人使虏》亦云：〔留犁挠酒知胡意，尺牍贻书见汉情。〕皆用留犁挠酒。事见《匈奴传》：韩昌张猛与单于盟，单于以路径刀、全琉璃挠酒注1。注：〔挠，搅也。〕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路径』当依《汉书》作『径路』，文颖曰：『径路，匈奴宝刀也。』『琉璃』当依《汉书》作『留犁』。文颖曰：『留犁，饭匕也。』〕

荆公《定林》诗云：〔定林修木老参天，横贯东南一道泉。五月杖藜寻石路，午阴多处弄潺湲。〕尝见许子礼吏部云：〔渠亲见定林题壁，不云『修木』云『乔木』，不云『石路』云『去路』，不云『弄潺湲』云『听潺湲』。又《试院中》诗云：〔白发无聊病更侵，移床向竹卧秋阴。〕子礼云见荆公真本，不云『向竹卧秋阴』，却云『卧竹向秋阴』。皆与印本不同。

东湖诗云：〔芙渠漫漫疑无路，杨柳萧萧独闭门。〕荆公云：〔漫漫芙渠难觅路，萧萧杨柳独知门。〕又唐人刘威云：〔遥知杨柳是门处，似隔芙渠无路通。〕三人者同一机杼也。

东湖云：〔荆公《谢安》诗云：『一去可怜终不返，暮年垂泪对桓伊。』盖讥安也。而其诗自言志却云：『残年归去终无乐，闻说章江即泪流。』何其与讥安相反邪！〕

人问韩子苍诗法，苍举唐人诗：〔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几回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〕予尝用子苍之言，遍观古人作诗规模，全在此矣。如唐人诗：〔妾有罗衣裳，秦王在时作。为舞春风多，秋来不堪着。〕又如：〔曲江院里题名处，十九人中最少年。今日风光君不见，杏花零落寺门前。〕又如荆公诗：〔淮口西风急，君行定几时。故应今夜月，未便照相思。〕皆此机杼也

，学诗者不可不知。

东莱《木芙蓉》绝句云：〔小池南畔木芙蓉，雨后霜前着意红。犹胜无言旧桃李，一生开落任东风。〕极雍容，含不尽之意，盖绝句之法也。荆公《咏木芙蓉》云：〔还似美人初睡起，强临青镜欲妆慵。〕觉得味短，不及远矣。

蔡持正丞相贬安州时，携一鹦鹉及侍儿名琵琶者同行。及其归，则侍儿已死而鹦鹉存焉。蔡有诗云：〔鹦鹉言犹在，琵琶事已非。悠悠汉江水，同渡不同归。〕亦极有思致，得绝句诗体。

柳子厚《觉衰读书》二诗，萧散简远，秣纤合度，置之《渊明集》中，不复可辨。予尝三复其诗。

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语奇。

张籍乐府甚古，如《永嘉行》尤高妙。唐人乐府，惟张籍王建古质，刘梦得《武昌老人说笛歌》宛转有思致。

梅圣俞《一日曲》极佳。又《谒薛简肃墓》及《大水后田家》二诗等极高古。大抵圣俞之词高古。

洪驹甫作《陶靖节祠堂》诗，全效荆公《谢安墩》古诗。

〔千里莼羹，未下盐豉。〕世人皆言莼羹而未下盐豉耳。予见凌季父尚书言，〔未〕字当是〔本末〕之〔末〕字，〔末下〕乃地名，犹言若下也。盖〔千里〕亦地名。言〔千里出莼羹，末下出盐豉〕，指两地名、两物而言也。

山谷《浯溪碑》诗有史法，古今诗人不至此也。张文潜《浯溪》诗止是事持语言注1。今碑本并行，愈觉优劣易见。张诗比山谷，真小巫见大巫也。潘邠老亦有《浯溪》诗，思致却稍深远，吕东莱甚喜此诗。予以为邠老诗虽不敢望山谷，然当在文潜之上矣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事持』疑当作『自持』，谓强自支持也。〕

后山论诗说换骨，东湖论诗说中的，东莱论诗说活法，子苍论诗说饱参，入处虽不同，然其实皆一关捩，要知非悟入不可。

东莱论诗，尝引《孙子》〔始如处女，终如脱兔〕之论，亦甚有意味，学诗者不可不知此理。

东莱作《江西宗派图》，本无诠次，后人妄以为有高下，非也。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，不知流传人间，甚悔其作也。然予观其序，论古今诗文，其说至矣尽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其图则真非有诠次，若有诠次，则不应如此紊乱，兼亦有漏落。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，而龟父不预，何邪？

东莱《江西宗派序》所论本朝古文，始于穆伯长，成于欧阳公，此论诚当。但论诗不及梅圣俞，似可恨也。诗之有圣俞，犹文之有穆伯长也。

东湖尝与予言：〔近世人学诗，止于苏黄，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，至六朝

诗人，皆无人窥见。若学诗而不知有《选》诗，是大车无輓，小车无軌。）东湖尝书此以遗予，且多劝读《选》诗。近世论诗，未有令人学《选》诗，惟东湖独然，此所以高妙。

东莱喜癡可《惠日寺》诗。

东湖《朝容篇》有古乐府气象。

东湖于近世诗人，专喜癡可。东莱专喜饶德操。

东莱喜谢无逸寄徐师川及李希声等篇诗。

老杜凡两用〔迎〕字对〔护〕字。其一：〔犬迎曾宿客，鸦护落巢儿。〕其一：〔护江蟠古木，迎棹舞神鸦。〕

韩文、杜诗，备极全美，然有老作。如《祭老成文》《大风卷茅屋歌》，浑然无斧凿痕，又老作之尤者。

顾陶《唐诗选》载少陵〔犬迎曾宿客〕作〔犬憎闲宿客〕，语意极粗。然顾陶唐大中间人，所见本又不应该误，不知何也？

刘梦得〔神林社日鼓，茅屋午时鸡〕，温庭筠〔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〕，皆佳句，然不若韦苏州〔绿阴生昼静，孤花表春余〕。

墨梅诗甚多，如陈去非〔虽然变白能为黑，桃李依然是仆奴〕，其词盖几乎骂矣。惟闻人武子一诗云：〔瑶姬伫立缘何事，直到烟昏月堕时。〕形容得宛转，甚佳。

唐人有〔风高云梦夕，月满洞庭秋〕，又李端〔水传云梦晓，山接洞庭春〕，二诗思致相似。

唐诗人《小长干行》，全篇皆佳。其首云〔忆昔深闺里，烟尘不曾识。嫁与长干人，沙头候风色〕是也。《才调集》载两首。其一〔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〕是也。与前一首同载一处，皆作李太白作。惟顾陶《唐诗选》并载而分两处，〔妾发初覆额〕一篇李白作，〔忆昔深闺里〕一篇张潮作。二者未知孰是？然顾陶《选》恐得其实也。又二诗所载各不同，〔妾发初覆额〕一篇内〔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〕，《才调集》又有两句云〔恒存抱柱信，岂上望夫台〕，方至〔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滟滪堆〕。顾陶《诗选》即无台字一韵注<sup>1</sup>。又〔忆昔深闺里〕篇内〔淼淼暗无边，行人在何处〕下有四句云：〔好乘浮云骢，佳期兰渚东。鸳鸯绿蒲上，翡翠锦屏中。〕《才调集》却云：〔北客真王公，朱衣满汀中。日暮来投宿，数朝不肯东。〕与顾陶本不同。以予观前一篇，《才调集》有台字一韵，不如顾陶删去。后一篇，顾陶四句，不如《才调集》四句，二本互有得失也。山谷尝辨李太白集中所载二诗云：〔『妾发初覆额』是李白作，后『忆昔深闺里』一篇是李益诗。〕山谷虽能辨其非太白诗，而不知其为张潮作也。《玉台新咏》变作张潮作。顾

陶恐误。注1〔顾陶〕原作〔顾况〕，据《续校》改，下文同此。

老杜〔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〕，当作〔天马之子〕。

老杜〔灯影照无睡，心清闻妙香〕，韦苏州〔兵卫森画戟，燕寝凝清香〕，皆曲尽其妙。不问诗题，杜诗知其宿僧房，章诗知其为邦君之居也，此为写物之妙。

吕东莱《贞女峡》诗云：〔不是畏江险，愧此贞女名。〕徐东湖云〔不合云自愧贞女〕，亦甚有意。

山谷论诗多取《楚词》，东湖论诗多取《选》诗。

东湖《送谢无逸》二诗，全似《选》诗，今集中无之。

山谷诗妙天下，然自谓得句法于谢师厚，得用事于韩持国，此取诸人以为善也。以此见昔人尊事前辈，不敢轻老成如此。

绝句之妙，唐则杜牧之，本朝则荆公，此二人而已。近年东湖绝句亦可继荆公。

予尝从东湖舟中，见诵杜牧之〔为问寒沙新到雁，来时曾下杜陵无〕之句，及诵〔欲把一麾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〕，诵咏久之。

东湖江行见雁，出一对云：〔沙边真见雁。〕有真贗之意。久之，公自对〔云外醉观星〕。以〔醒醉〕对〔真贗〕，极工。

予幼学为诗，未尝经先达改抹，惟年十四时有《寄空青叔祖》古诗，得吕东莱为予全改四句。其词云：〔悠悠造物何所为，贤愚共滞令人悲。男儿不恨功名晚，功名必在老大时。〕予至今记忆。是时空青将漕江西，得诗喜甚，报书云极有家法，恨予先君不见也。其帖至今尚存。

吕东莱尝有《猫》诗，甚佳，云：〔伴我闲中气味长，竹舆游历遍诸方。火边每与人争席，睡起偏嫌犬近床。能与儿童校几许，贤于臧获便相忘。他生尚肯相从否，要奉香炉混水囊。〕曲尽猫之情态。

吕东莱在讲筵，光尧索其诗，东莱写一卷，其首以《赠欧阳处士及大伦与三曾二范讲学》诗四首。三曾谓予兄弟，二范即范顾言叔侄也。

吕东莱诗云：〔非关秋后多霜露，自是芙蓉不耐寒。〕盖用寒山拾得〔芙蓉不耐寒〕五字。

老杜〔破柑霜落爪，尝稻雪翻匙〕，顾陶《诗选》作〔破瓜霜落刃〕。

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，韩子苍最爱〔乾坤德甚大，盗贼尔犹存〕之句。

。

韩子苍《赠童子举人》诗云：〔十八重来诣太常。〕尽用《西汉儒林传序》。

（原缺三行，每行二十字。）

唐人诗云：〔惟有河堤衰柳树，蝉声相送到扬州。〕东坡诗云：〔夜半潮来风又热注1，卧吹箫管到扬州。〕参寥诗云：〔波底鲤鱼来去否，尺书寄汝到扬州。〕皆用〔到扬州〕三字，各有思致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热』当作『熟』，此东坡《金山梦中》诗。〕

老杜：〔白昼摊钱高浪中。〕摊钱，今摊赌也，见《后汉梁冀传》。

东坡：〔病来弥勒与同龕。〕〔弥勒同龕〕出法帖。

山谷〔不须尽出我门下，实用人才即至公〕，谓范忠宣也。事见《忠宣言行录》。

山谷《中兴颂》诗：〔臣结《春秋》二三策。〕所谓〔《春秋》二三策〕者，言元结颂用《春秋》之法，其首云：〔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陷雒阳，明年陷长安，天子幸蜀，太子即位于灵武。〕以上四句即《春秋》书法也。

韩退之：〔少长聚嬉戏。〕〔少长〕犹言〔稍长〕，出《西汉匈奴传》。

吕东莱诗〔可到元和六七公。〕〔六七公〕三字出《贾谊传》。韩退之《李干墓志》云：〔以药败者六七公。〕退之亦本《贾谊传》也。

吕东莱诗用〔秋罢〕二字，出《西汉元帝纪》，言秋不成熟也。

吕东莱诗：〔准拟春来泰出游注1〕〔泰出游〕，大出游也，出《汉田叔传》。叔相鲁王，〔不泰出游〕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《东莱集春月纪事》诗『泰』作『大』，《汉书田叔传》亦作『大』。〕

韩子苍《番马图》诗：〔回鞭慎勿向南驰。〕〔向南驰〕三字出《李广传》。

渊明《读山海经》诗：〔形夭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。〕其诗不可晓解。伯容伯祖尝跋渊明诗云：〔『形夭无千岁』，文义不相属。遂取《山海经》参读，而后得其说，当作『形夭无干戚』。盖『形夭』兽名也，形夭以干戚为食，形夭虽无干戚食，而其猛志常在注1。予得此说，喜甚，信乎读书之功，愈读而愈无穷也。〕伯容名紘，在襄阳居，与魏泰道辅齐名，博学有文名，读书精密如此，亦近世所无也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周益公《跋邵康节手书陶诗》云：『宣和末，临汉曾紘（伯容）谓旧本《读山海经》诗〔形夭舞千岁〕当作〔刑夭舞干戚〕。余喜其援证甚明云云。』此条引伯容说，不应乖互至此，殊不可解。〕

山谷《浯溪碑》诗：〔涑雨为洗前朝悲注1。〕涑雨，暴雨也，出《楚词》。今《韵略》亦载，一作平声读，一作去声读。注1〔碑诗〕两字原脱，〔涑〕原作〔冻〕，据《续校》补改。

诗人用人姓事，无如东湖。《与张元干》诗云〔诗如云态度，人似柳风流〕，皆张姓事，暗用之不觉，尤为佳也。

唐人《江行》诗云：〔贾客昼眠知浪静，舟人夜语觉潮生。〕此一联曲尽江行之景，真善写物也。予每诵之。

秦少游词云：〔春去也，落红万点愁如海。〕今人多能歌此词。方少游作此词时，传至予家丞相，丞相曰：〔秦七必不久于世，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！〕已而少游果下世。少游第七，故云秦七。

东坡《起伏龙行》，盖讽富韩公也。韩公熙宁初入相，时荆公用事，韩公多称疾在告，故范忠宣在谏路，尝以书责之。东坡《起伏龙行》即与忠宣之意同。其间如云〔满腹雷霆暗不吐〕，又云〔赤龙白虎战明日，有时径须烦一怒〕，意欲韩公与荆公争辨也。

东坡《梅花》诗：〔玉妃嫡堕烟雨村。〕〔嫡堕〕二字出《杨贵妃外传》。玉妃即贵妃也。韩子苍云。

韩子苍云：〔老杜『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』，古人用颜色事亦须匹配得相当方用，翠上方见得黄，青上方见得白。〕此说有理。

南朝人诗云：〔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〕荆公尝集句云：〔风定花犹落，鸟鸣山更幽。〕说者谓上句静中有动意，下句动中有静意。此说亦巧矣。至荆公绝句云〔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〕，却觉无味。盖鸟鸣即山不幽，鸟不鸣即山自幽矣，何必言更幽乎？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诗为工也。

春晚景物说得出者，惟韦苏州〔绿阴生昼寂注1，孤花表春余〕，最有思致。如杜牧之〔晚花红艳静，高树绿阴初〕，亦甚工，但比韦诗无雍容气象尔。至张文潜〔草青春去后，麦秀日长时〕及〔新绿染成延昼永，烂红吹尽送春归〕，亦非不佳，但刻画见骨耳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寂』当作『静』。〕

〔老色日上面，欢踪日去心。今既不如昔，后当不如今。〕此白乐天诗也。山谷尝书此诗，今遂误入《山谷集》。

荆公绝句云：〔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。〕东湖晚年绝句云：〔细落李花那可数，缓行芳草步因迟。〕自题云：〔荆公绝句妙天下。老夫此句，偶似之邪？窃取之邪？学诗者不可不辨。〕予谓东湖之诗因荆公之诗触类而长，所谓举一隅三隅反者也，非偶似之，亦非窃取之。

东坡《与钱穆父》诗云：〔樽前俱是蓬莱守。〕是时东坡守登，钱穆父守越，道过登，故东坡有此诗。谓登越二州皆濒海，故言俱是蓬莱守。

（原缺二行，每行二十字。）

吕东莱诗〔风声入树翻归鸟，月影浮江倒客帆。〕此篇年十六时作，作此诗尝呕血，自此遂得羸疾终其身。其始作诗如是之苦也。

东莱晚年长短句尤浑然天成，不减唐《花间》之作。如一词云：〔柳色过疏篱，花又离披，旧时心绪没人知。记得一年寒食下，独自归时。归后却寻伊

，月上嫌迟。十分斟酒不推辞。将为老来浑忘却，因甚沾衣？）又一词，其间云：〔可惜一春多病，等闲过了酴醾。〕又一词，其间云：〔对人不是惜姚黄，实是旧时心绪老难忘。〕皆精绝，非寻常词人所能作也。

山谷诗云：〔王侯须若缘坡竹。〕盖用王褒骂髯僮文云：〔须若缘坡之竹。〕

晏元献〔春水碧于天〕注1，盖全用唐韦庄词中五字。注1〔献〕原作〔宪〕，据《续校》改。

李义山诗雕镌，惟《咏平淮西碑》一篇诗极雄健，不类常日作。如〔点窜《尧典》《舜典》字，涂改《清庙》《生民》诗〕及〔帝得圣相相曰度，贼斫不死神扶持〕等语，甚雄健。

蔡天启初见荆公，以能暗诵韩文《南山》诗，见知于荆公。大抵前辈如《上林》《子虚》等赋，《解嘲》之类，往往能成诵，不特天启也。今人能成诵此等者盖少。

《才调集》唐人诗有〔楼晚风高角，江春浪起船〕两句，甚佳。张文潜喜诵。

饶节德操，抚州人，祝发名如璧，号倚松道人，住邓州香岩寺。有一仆曰詹荣，亦抚人，璧携之以行。一日，因打木鱼先悟道，作颂云：〔木鱼元来无肚肠，声声唤我出镬汤。佛法元来无多子，王婆头上戴丁香。〕遂亦祝发，名如珪云。璧反于其仆处有省。

德操尝为予家丞相馆客，甚为丞相内相兄弟所知。德操有高节，而又能文，其才在谢无逸诸公之上。晚年住香岩。丞相之孙陈成季持节京西，德操以诗赠之云：〔两公待我以国士，是时公亦同在门。今日江头看使节，令人泪湿汉江云。〕又寄无逸诗云：〔云山底处堪投老，文史他年不疗穷。富贵可求吾亦懒，眼看余子化王公。〕其自负亦不浅矣。

张扩彦实舍人注1，近时人，亦有诗名。有诗寄夏均父云：〔未觉朝廷疏汲黯，极知州郡要文翁。〕甚佳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张扩，《书录解题》作『张广』，《文献通考》同。〕

东湖年十三，有《红梅》诗云：〔紫府与丹来换骨，东风吹酒上凝脂。〕东坡见之极称赏，自此有诗名。

玉川子诗云：〔太上道君莲花台，夜半醮祭夜半开。〕盖讥当时宫禁贿赂盛行，有赂则非时亦可通也。

柳子厚诗：〔壁空残月曙，门掩候虫秋。〕语意极佳。东湖诗云：〔明月江山夜，候虫天地秋。〕盖出于子厚也。

山谷喜柳子厚〔道人庭宇净，苔色连深竹〕，尝书此诗于扇。今本作〔翠

色连深竹），非也。又喜〔室空无侍者，巾屨惟挂壁〕及〔鹤鸣楚山静，露白秋江晓〕等篇。

东坡〔江上秋风无限浪，枕中春梦不多时〕，盖用白乐天诗。白乐天云：〔秋风江上浪无限，夜雨舟中酒一樽。〕

东坡《黄州》诗云：〔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〕读此可见黄州专有水竹也。

吕东莱长弟字由义，亦能诗，惜其早死，世不知尔。如〔老去看花如隔雾，醉来骑马似乘船〕，亦佳句也。

韩持国《过孔宁极处士山居》，又《与孔宁极别后怀宁极》二诗，极雍容简远。《过宁极》诗云：〔驱车上横陇，西奏龙阳道。青烟人几家，绿野山四抱。鸟啼春意阑，林变夏阴早。知近先生庐，民风故淳好。〕《别后》诗云：〔雨滴庵上茅，风乱窗外竹。繁声夜入耳，欲寐不得熟。永怀归田客，石径滑马足。连山暗秋雾，一灯何处宿。〕

谢师厚诗《喜故人夜相过》云：〔倒着衣裳迎户外，尽呼儿女拜灯前。〕形容得故旧久别乍相见之情极佳。

老杜《还成都草堂诗》云〔城郭喜我来〕、〔大宫喜我来〕等语，本古乐府《木兰诗》〔爷娘闻我归〕、〔阿姨闻我归〕之语，老杜用此体。

韩退之《南山》诗用杜诗《北征》诗体作。

子由和东坡《中秋》词云：〔素娥东去，曾不为人留。〕其语出小说《河洛行年记》。

东坡《雪》诗云：〔水精盐，为谁甜？〕盐味不应言甜。以古乐府考之，言〔白酒甜盐〕，则知盐可言甜。

东坡《大江东去》词，其中云：〔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〕陈无己见之，言不必道三国，东坡改云〔当日〕。今印本两出，不知东坡已改之矣。

东坡词中《归朝乐和苏伯固》者，为送伯固往澧阳，故用灵均梦得等事。今词中但云和伯固，而不言往澧阳也。

东坡《表忠观碑》言〔龙飞凤舞〕者，郭璞言〔天目山形如龙飞凤舞〕，故《径山》诗又云〔山前凤舞远征璞〕是也。东坡碑初出，人疑〔龙飞凤舞〕之语，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于郭璞，他人不知也。

径山开山大觉禅师，名道钦注1，唐肃宗时人。尝养白鸡，故东坡诗云：〔冢上鸡鸣犹忆钦。〕注1〔道钦〕，《续校》引东坡《游径山》诗王十朋作〔法钦〕。

东坡诗云：〔五百年间异人出，尽将锦绣裹山川。〕〔锦绣裹山川〕，钱氏事也。〔五百年间异人出〕，亦郭璞讖语也，东坡用之。又《径山》诗云〔

人言山住水亦住），郭璞语也。

东坡诗云：〔雪眉老人夜扣关。〕老人即天目山龙也，今有老人亭。又〔明窗睡足来扑握〕者，道钦禅师尝有兔为师暖鞋；〔问龙乞水归洗眼〕者，龙井水可洗眼故也。又云：〔两眼尚能看细字。〕

东坡诗云：〔明朝入山房，石镜炯当户。昔照熊虎姿，今为猿鸟顾。〕石镜禅师有石镜，照钱王微时，在镜中被王者之服。

东坡诗云：〔喝石岩前自过春〕，又言〔喝石崖前后欲冰〕者，俱胝道者尝咒冰，故有喝石岩。坡诗又云〔精城贯山山为裂〕者，正谓此也。

径山有《山中故事》一卷，东坡临安诗多用之。

东坡《杭州》诗云〔在郡依前六百日〕，用白乐天事。乐天诗云：〔在郡六百日，游山二十回。〕

东坡《梅花》诗云：〔裙腰芳草抱山斜。〕即白乐天诗〔谁开湖寺西南径，草绿裙腰一道斜〕是也。

少游词〔高城望断，灯火已黄昏〕，用欧阳詹诗，云：〔高城已不见，况复城中人。〕

老杜诗第一首，〔李侯金闺彦〕是也，作此时年十七，《壮游》诗可考作诗次第。韩文第一篇，《荐薛公达书》是也，时年二十一。

少游词〔小楼连苑横空〕，为都下一妓姓楼名琬字东玉，词中欲藏〔楼琬〕二字。然少游亦自用出处，张籍诗云：〔妾家高楼连苑起。〕

少游〔水边沙外，城郭春寒退〕词，为张芸叟作。有简与芸叟云：〔古者以代劳歌，此真所谓劳歌。〕

章质夫家子弟有注少游词者。

〔南海使君令北海〕诗，坡在岭南与广帅章质夫也。质夫之死，其家以其诗葬。

东坡和章质夫《杨花》词云〔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〕，用老杜〔落絮游丝亦有情〕也。〔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依前被莺呼起。〕即唐人诗云：〔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几回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〕〔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〕即唐人诗云：〔时人有酒送张八，惟我无酒送张八。君有陌上梅花红，尽是离人眼中血。〕皆夺胎换骨手。质夫词亦自佳，今附录于此：〔燕忙莺懒芳菲过，堤柳上，花瓢坠。轻飞点画青林，谁道全无才思。闲趁游丝，静临深院，日长门闭。向朱帘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风扶起。兰帐佳人睡觉，怪春衣雪沾琼缀。绣床旋满，香球无数，才圆还碎。时见蜂儿，粉黏轻翅，鱼吹池水。望章台路杳，金鞍游荡，洒盈盈泪。〕质夫，建安人。建安有二章，子厚号〔南章〕，质夫号〔北章〕。子厚弟也，质夫兄也。

东坡诗〔问堞知秦过，看山识禹功。〕皆用出处，对属如此亲切。

荆公诗及四六，法度甚严。汤进之丞相尝云：〔经对经，史对史，释氏事对释氏事，道家事对道家事。〕此说甚然。

东坡《海外上梁文口号》云：〔为报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〕章子厚见之，遂再贬儋耳，以为安稳，故再迁也。

荆公〔种种春风吹不长，星星明月照还稀〕，咏白发也。〔种种〕出《左氏》，音董。〔星星〕对〔种种〕，甚工。

东坡《贺新郎》，在杭州万顷寺作。寺有榴花树，故词中云石榴。又是日有歌者昼寝，故词中云：〔渐困倚孤眠清熟。〕其真本云〔乳燕栖华屋〕，今本作〔飞〕字，非是。

东坡〔纤纤入麦黄花乱〕，用司空图〔绿树连村暗，黄花入麦稀〕之句。

东坡〔电光时掣紫金蛇〕，用白乐天诗。

东坡《佛日寺》诗云：〔千株玉槊挠云立，一穗珠旒落镜寒。〕玉槊谓竹也，珠旒谓以竹引水倒流也。

东坡诗〔未放苍龙入渥洼〕者，松下有涧，故云。

东坡〔飞蚊绕鬓鸣〕，出《文粹》何逊《梦渴赋》。文潜诗亦云：〔飞蚊绕枕细而清。〕

柳子厚与刘梦得相别诗云〔今朝不用临河别，垂泪千行便濯缨〕，用苏李赠别诗，云：〔临河濯长缨，念别怅悠悠。〕

老杜与马巴州诗云：〔勋业终归马伏波，功曹非复汉萧何。〕〔伏波〕谓马巴州，〔功曹〕自谓也。萧何功曹事，见《虞翻传注》。

韩文《石鼎联句序》云：〔长颈而高结，喉中又作楚语。〕〔结〕字断句。结音髻，西汉〔髻〕字皆作〔结〕字写，退之正用此也。今人读作〔结喉〕，非也。东坡云：〔长颈高结喉。〕盖承误也。

《韦苏州集》载秦系诗，自称东海钓客。少游作启事尝用之，盖秦氏事也。

予家韩林，曲阜公之婿王律字子和，正仲右丞之子，贤而有文，为韩林生日作乐语，以〔兰熏雪白〕对〔玉润冰清〕。〔兰熏雪白〕出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〔曾史兰熏雪白〕。

荆公诗《葛溪驿》云：〔缺月昏昏漏未央。〕其末云：〔鸣蝉正乱行人耳。〕予尝疑夜间不应有蝉鸣，后见说者云：〔葛溪驿夜间常有蝉鸣。〕此正与〔寒山半夜钟〕相类。

汪思温少卿，明州人。年八十，其乡人作庆八十致语，一联云：〔九老未应高白傅，四时岂止数黄公。〕对甚的切。夏黄公，四明人，事见《虞翻传注》

》。乡人盖史直翁丞相也。

洪玉父舍人有侍儿曰小九，知书，能为洪检阅，洪甚爱之。尝月夜携登滕王阁，洪赋诗云：〔桃花浪打散花楼，南浦西山送客愁。为理伊州十二迭，缓歌声里看洪州。〕后因兵乱失之。洪怅恨不已，又和前诗云：〔西江东畔见江楼，江月江风万斛愁。试问海潮应念我，为将双泪到南州。〕已而洪复寻得其人。

梅圣俞送人知鄞县诗云：〔君行问鲒埼，殊物可讲解。一寸明月腹，中有小碧蟹。生意各蠕蠕，黔角容夬夬。愿言宽赋刑，越俗久疲惫。〕鲒埼事出《西汉地理志注》，鄞县有鲒埼亭。鲒音结，蚌也，长一寸，广二分，有一小蟹在其腹中。埼，曲岸也。其中多鲒，故以名亭。埼，巨依反。

小杜《华清宫》诗精切。如〔月白霓裳殿，风干羯鼓楼〕，霓裳则言月白，羯鼓则言风干，皆移换不动，所以为佳。《才调集》温飞卿诗。

吕东莱：〔汉家宗庙有神灵，寄语胡儿莫狂荡。〕〔汉家宗庙有神灵〕，《西汉》全语，见《王莽传》元后云。

东坡《蕲竹簟》诗云：〔卧此八尺黄琉璃。〕琉璃，世人但知有青色，而不知有五色。颜师古注《西域传》，辨之甚详，引大秦国五色琉璃，且破孟康注，言青色是指药烧者，非真琉璃也。

山谷《雪》诗云〔明知不是剪刀催〕，本宋之问诗，云：〔今年春色早，应为剪刀催。〕

老杜〔使君自有妇，莫学野鸳鸯〕，出古乐府，云：〔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。〕

柳三变词〔渐亭皋叶下，陇首云飞〕，全用柳恽诗也。柳恽诗云：〔亭皋木叶下，陇首秋云飞。〕

〔看朱成碧〕，出吴均诗，云：〔看朱忽成碧，谁知心眼乱。〕李白前有《樽酒行》，亦云〔看来成碧颜始红〕。

老杜〔慎勿近前丞相嗔〕，出古乐府〔春梁之下有县鼓，我欲击之丞相怒注1〕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《续汉五行志》桓帝时童谣云：『以钱为室金为堂，石上慊慊春黄粱。梁下有悬鼓，我欲击之丞卿怒。』此引『春梁之下』云云，似误。『丞卿怒』谓主鼓之丞及众卿也，亦不得改为『丞相』。〕

后山〔杨柳藏鸦白门下〕，出古乐府〔暂出白门前，杨柳可藏乌〕。

山谷〔杯行到手不留残〕，用王仲宣诗〔合坐同所乐，但诉杯行逞〕。

老杜〔主人敬爱客〕，出曹子建诗〔公子敬爱客〕。

东湖〔此身终拟拂衣闲〕，出谢灵运诗〔高揖七州外，拂衣五湖里〕。

老杜〔同姓古所敦，不受外嫌猜〕，用古乐府《放歌行》〔明虑自天断

，不受外嫌猜）。

韩退之（雪拥蓝关马不前），三字出古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（驱马涉阴山，山高马不前）。

老杜（白首凄其），出谢灵运诗（怀贤亦凄其注1）。注1《续校》：案老杜诗自用《毛诗》（凄其以风），似不必出灵运也。

山谷：（莲生于泥中注1，不与泥同调。）（同调）二字出谢灵运诗（谁谓古今殊，异世可同调）。注1《续校》：（『于』疑作『淤』。）

后山（平生西方愿，摆脱区中缘），出谢灵运诗（想象昆山姿，缅邈区中缘）。

山谷（堂前水竹湛清华），用《选》诗谢叔源（水木湛清华）。

东湖：（大树进凉飈。）（凉飈）二字出谢玄晖诗（轻扇动凉飈注1）。注1（动）原作（生），据《续校》引谢玄晖《在郡卧病》诗改。

山谷《谢人惠笔》诗云（莫将空写吏文书），用乐天《紫毫笔》诗（慎勿空将弹失仪，慎勿空将录制词）。

老杜：（野航恰受两三人。）乐天云：（野艇容三人。）

欧公词云（杏花红处青山缺），本乐天诗（花枝缺处青楼开）。

荆公《梅诗》云（肌雪参差冷太真），出乐天诗（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肤花貌参差是）。东坡（扬州近日红千叶，自是风流时世妆），出乐天讽谏诗，云：（元和时世妆。）

山谷咏明皇时事云：（扶风乔木夏阴合，斜谷铃声秋夜深。人到愁来无处会，不关情处亦伤心。）全用乐天诗意。乐天云：（峡猿亦无意，陇水复何情。为到愁人耳，皆为断肠声。）此所谓夺胎换骨者是也。

乐天《盐商妇》诗云：（南北东西不失家，风水为乡舟作宅。）东坡《鱼蛮子》诗正取此意。

老杜（立登要路津），（要路津）三字出《选》诗（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）。

东湖（吕侯离筵一何绮），（一何绮）三字出《选》诗，有（高谈一何绮），又（高文一何绮）。

东莱（晚菘早韭老不厌，夜鲤晨鳧多见疏），（夜鲤晨鳧）出《说苑》魏文侯事注1。注1《续校》：（《说苑奉使篇》魏文侯好晨鳧及北犬，并无『夜鲤』二字。）

山谷（百年中半夜分去，一岁无多春再来），全用乐天两句：（百年夜分半，一岁春无多。）

东坡（江上愁心千迭山），（江上愁心）出《唐文粹》。张说有《江上愁

心赋》。

东坡《放鱼》诗〔不用辛苦泥沙底〕，出乐天诗〔不须泥沙底，辛苦觅明珠〕。

老杜诗用〔粃粒〕，出《楚词招魂》〔粃粒蜜饵，有●饴些〕。

退之〔君来呼我出，踉跄越门限〕，〔踉跄〕二字出古乐府梁简文诗〔毛嬙貌本绝，踉跄入毡帟〕。

山谷〔试说宣城乐，停杯且试听〕，取退之〔番禺军府盛，欲说暂停杯〕。

。

东坡〔老守自醉霜松折〕，取退之〔起舞先撼霜松摧〕。

东坡〔公言百岁如风狂注1〕，取退之诗〔百岁如风狂〕。注1〔如〕原作〔和〕，据《续校》引东坡《陪欧阳公燕颖州西湖》诗改。

山谷〔简编自襁褓，簪笏到仍昆〕，取退之联句〔爵勋逮僮隶，簪笏自怀绷〕。

东坡〔婉婉几时来入梦〕，出退之诗〔旅宿梦婉婉〕。

老杜〔侧生野岸及江蒲〕，出《蜀都赋》〔旁挺龙目，侧生荔枝〕。

老杜〔鱼知丙穴由来美〕，出《蜀都赋》〔嘉鱼出于丙穴〕。

东坡〔素月流天扫积阴〕，〔素月流天〕出《文选月赋》。

东坡〔玉女窗明处处通〕，出《文选灵光殿赋》〔玉女窥窗而下视〕。

荆公《虎图》〔目光夹镜当坐隅〕，〔夹镜〕出《文选》颜延年《赭白马赋》〔双瞳夹镜，两权协月〕。

韩子苍〔楼中有妾相思泪，流到楼前更不流〕，用唐人孙叔向《温泉》诗〔虽然水是无情物，流到宫前咽不流〕。其诗见顾陶《唐诗类选》。《金华瀛湘集》作王建诗，非也。子苍在馆中时，同舍李希声赋上元诗，押〔丸〕字韵，馆中诸公皆和，独子苍和〔丸〕字尤工，云：〔坐看星桥开铁锁，卧闻雷鼓落铜丸。〕事见《前汉史丹传》，谏元帝节音律事。

山谷《清江引》云：〔全家醉着篷底眠，家在寒沙夜潮落。〕〔醉着〕二字出韩偓诗〔渔翁醉着无人唤，过午醒来雪满船〕。

荆公〔别开小径留松路，只与邻僧作往还。〕东湖化之云：〔与客登临定自好，他时无客与僧游。〕

唐人诗：〔晚凉悲画扇，红袖泣前鱼。〕〔泣前鱼〕，战国时龙阳君事。

山谷〔平山行乐自不思注1，岂有竹西歌吹愁〕，出杜牧之诗〔平生五色线，愿补舜衣裳〕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思』疑当作『恶』。〕

东坡〔美满风帆十幅蒲〕。〔美满〕字出杜牧之诗〔千帆美满风〕。东湖亦用〔美满〕字云：〔正须美满十分晴。〕

山谷诗云：〔十度欲言九度休，万人丛中一人晓。〕曾吉父云：〔此正山谷诗法也。〕其说尽之。

东坡诗云〔公是主人身是客，举觞登望得无愁〕，用乐天〔心是主人身是客〕。〔身是〕字本谚语。〔身〕犹言〔我〕也，如张飞自言〔身是张翼德，可共来决死〕，及宋彭城王义真自关中逃归，谓段宏曰〔身在此，可勿身头以南，使家公望绝。〕谢澹云：〔身家太傅老。〕此类甚多，皆以〔身〕为〔我〕也。韩子苍诗云：〔身今老病投炎瘴，最忆冰盘贮蔗浆。〕亦用〔身〕字。

老杜〔食薇不愿余〕，〔不愿余〕三字出《选》诗，左太冲《咏史》云：〔饮河期满腹，贵足不愿余。〕

东莱少作有〔白塔忽从林外过，青山常在马头看〕，佳句也。

东坡：〔归来晚岁同元亮，却扫何人伴敬通。〕敬通，冯衍字也。〔却扫〕字不见本传。江文通《恨赋》云：〔敬通见抵，罢归田里，闭关却扫，塞门不仕。〕东坡盖取诸此。

山谷〔马上时时梦见之〕，〔梦见之〕三字出《选》诗〔远道不可思，夙昔梦见之〕。

东坡〔谁谓他乡复异县，天遣君来破吾愿〕，〔他乡各异县〕出《选》诗。

老杜〔草《玄》吾岂敢，赋或似相如〕，出左太冲《咏史》诗〔言论准宣尼，词赋拟相如注1〕。注1〔老杜〕两字据《续校》补。《续校》称赋似相如亦见《汉书扬雄传》，不必取材太冲也。

后山作南丰先生挽词云：〔侯芭才一足，白首《太玄经》。〕本李白诗〔谁能书阁下，白首《太玄经》〕。

东莱诗云：〔布帆此去应无恙。〕用李白诗〔布帆无恙挂秋风〕。李盖用《世说》顾长康语。

韩子苍《太一真人歌》云：〔脱巾露顶风飏飏。〕〔脱巾露顶〕四字出李白诗〔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〕。

东坡在徐州作长短句云：〔半依古柳卖黄瓜。〕今印本作〔牛衣古柳卖黄瓜〕，非是。予尝见坡墨迹作〔半依〕，乃知〔牛〕字误也。

顾陶《唐诗类选》二十卷，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。顾陶，唐大中间人，去杜不远，所见本必稍真。今并录同异于后：〔山河扶绣户〕作〔星河浮绣户〕；〔斫却月中桂〕作〔折尽月中桂〕；〔破柑霜落爪〕作〔破瓜霜落刃〕；〔乌蛮瘴远随〕作〔黔溪瘴远随〕；〔老夫贪费日〕作〔老夫贪赏日〕；〔秋至辄分明〕作〔秋至转分明〕；〔伴月落边城〕作〔伴月下边城〕；〔家贫

仰母慈）作〔家贫赖母慈〕；〔犬迎曾宿客〕作〔犬憎闲宿客〕；〔池中足鲤鱼〕作〔河中足鲤鱼〕；〔赋或似相如〕作〔赋或比相如〕；〔老思筇竹杖〕作〔老思筇竹柱〕；〔衰疾那能久〕作〔衰病那能久〕；〔吾岂独怜才〕作〔惟我独怜才〕；〔胜迹隗嚣宫〕作〔传是隗嚣宫〕；〔丹青野殿空〕作〔丹青野殿空〕；〔欲挂留徐剑〕作〔欲把留徐剑〕；〔乘尔亦已久〕作〔乘汝亦已久〕；〔感动一沈吟〕作〔感激一沈吟〕；〔榉柳枝枝弱，枇杷树树香〕作〔杨柳枝枝弱，枇杷对对香〕；〔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〕作〔飞萤自照水，宿鸟竞相呼〕；〔白花檐外朵，青柳槛前梢〕作〔白花筵外朵，青柳槛前梢〕；〔取醉他乡客，相逢故国人〕作〔取醉他乡酒，相逢故里人〕；〔兴来今日尽君欢〕作〔兴来终日尽君欢〕；〔羞将短发还吹帽〕作〔羞将短发犹吹帽〕；〔明年此会知谁健〕作〔明年此会知谁在〕；〔去年今日侍龙颜〕作〔去年冬至侍君颜〕；〔九重春色醉仙桃〕作〔九天春色醉仙桃〕；〔不通姓字粗豪甚〕作〔不通姓字粗豪困〕；〔宫女开函近御筵〕作〔宫女开函进御筵〕；〔黄牛峡静滩声转〕作〔黄牛峡浅滩声急〕；〔俯视但一气〕作〔俯视但吁气〕；〔明我长相忆〕作〔知我长相忆〕；〔何以有羽翼〕作〔何以生羽翼〕。又载《风凉原上作》一首，今杜诗无之，其诗全录于此：阴森宿云端，雾露湿松柏。风凄日初晚，下岭望川泽。连山无晦明，秋水千里白。佳气郁未央，圣人在凝碧。关门阻天下，信是帝王宅。海内方晏然，庙堂有良策。时贞守全运，罢去游说客。余忝南台人，寻忧免贻责。以此见杜诗尚多，今集中所载亦不能尽也。

吕东莱诗云：〔旧游可数终难又。〕〔难又〕二字出韩文，《祭李郴州》云：〔谓此会之难又。〕

韩退之诗：〔稍稍新月偃。〕俗本作〔稍稍〕，荆公改作〔稍稍〕。盖令狐澄本作〔稍稍〕，澄本最善，荆公用此改定。稍稍者，细也，见《方言》。白乐天诗亦用：〔稍稍笋成竹。〕

王平南在三馆曝书，见韩干所画马，作《画马行》，又作《画马跋》云：〔明皇召干上南熏殿，问曰：『汝奚不师陈翊？』是时翊擅名天下。干奏曰：『臣不愿也。』明皇曰：『然则汝以何为师？』干曰：『飞龙厩数万匹，皆臣师也。』余于是知干真善画者。盖以笔墨之迹，口耳之传，而臻神妙之品者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又以为彼一画史耳，且能不怵于形势，而信其所知如此，学士大夫其可愧于干哉！〕又云：〔所见画病马甚腩，疑少陵所谓画肉不画骨者，殆于此有遗恨焉。然少陵为干赞，则又爱其骏健清新，疑其论曹韩二人之词，不能无抑扬耳。善论文者，当知昔人所谓言岂一端而已，因此可以求著书之意。〕又云：〔干自言不愿师陈翊，而少陵以干为曹霸弟子，无乃一时传者失

其指欤？惟『丹青不知老将至，富贵于我如浮云』则为知言。盖中心无蔽于外物，然后有见于理，此不易之论，而庄生所谓盘礴羸者是已。此可以为学者之法，平甫于此盖三致意焉。）予读之，犁然有当于心，其论干不愿师陈翊，盖以自况也。平甫在熙宁间，不与其兄雷同，是亦干不师陈翊之比，故平甫言之重，词之复，有深意存焉。

荆公咏史诗，最于义理精深。如《留侯》诗，伊川谓说得留侯极是。予谓《武侯》诗，说得武侯亦出。又如《范增》诗云：〔有道吊民天即助，不知何用牧羊儿。〕又：〔谁合军中称亚父，直须推让外黄儿。〕咏史诗有如此等议论，他人所不能及。

小杜《秋夜》宫词云：〔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〕含蓄有思致。星像甚多，而独言牛女，此所以见其为宫词也。

老杜：〔褥隐绣芙蓉。〕〔隐〕当如隐几之隐字读注1。〔守岁阿戎家。〕东坡云当作〔阿咸家〕乃是注2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少陵《李监宅》诗仇注引《丹铅录》云：『《集韵》缝衣曰，今俗呼线。杜诗〔褥隐绣芙蓉〕，字作隐而意同。』〕注2又《杜位宅守岁》诗〔守岁阿戎家〕，〔戎〕一本作〔咸〕。按杜位，少陵从弟，晋宋间人多呼弟为阿戎。咸乃叔侄事，与兄弟不相当。东坡与子由诗〔欲唤阿咸来守岁〕，一时误用，不必据以为证。

少游《扬州词》云：〔宁论爵马鱼龙。〕〔爵马鱼龙〕出鲍照《芜城赋》注1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鱼龙爵马』四字，此鲍照用《西京赋》语。〕

韩子苍少以诗见苏黄门，黄门赠诗云：〔我读君诗默无语，恍然重见储光羲。〕人问黄门：〔何以比储光羲？〕黄门云：〔见其行针布线似之。〕

唐人李涉善为歌行，如《才调集》所载《鸡鸣曲》，荆公大喜。《选》载〔燕王好贤筑金台〕诗之类，皆全篇有思致，而词近古。

山谷诗云：〔小草有远志。〕《本草》：〔远志叶名小草注1。〕注1《续校》：〔远志一名小草，此用郝隆讥谢安语，不当专引《本草》。〕

老杜诗：〔能饥稚子色凄凉。〕〔能〕字读作〔奈〕注1，用《西汉》〔能风与旱〕之〔能〕。〔玉山高并两峰寒。〕〔并〕读作〔傍〕，亦用《西汉》〔并〕字也。注1《续校》：〔少陵《狂夫》诗『恒饥稚子色凄凉』，各本尽同。此改作『能饥』，又云『能读作奈』，不知所据何本。〕

欧公在禁中作端午帖子云：〔彩索盘中结，杨梅粽里红。〕盖用古乐府〔酒中桃喜子，粽里得杨梅〕。然古乐府〔粽里杨梅〕不为端午言，乃为除夜言也。除夜安得杨梅？

荆公《扇》诗云：〔鬓乱钗横特地寒。〕荆公尝自书此诗，云〔鬓乱钗斜

），不言〔钗横〕也。盖钗当横，惟乱则斜尔。

古今诗人有《离骚》体者，惟李白一人，虽老杜亦无似《骚》者。李白如《远别离》云：〔日惨惨兮云冥冥，猩猩啼烟兮鬼啸雨。〕《鸣皋歌》云：〔鸡聚族以争食，凤孤飞而无邻。螭蜒嘲龙，鱼目混珍。嫫母衣锦，西施负薪。〕如此等语，与《骚》无异。

李白云：〔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〕老杜云：〔荒庭垂橘柚，古屋画龙蛇。〕气焰盖相敌。陈无己云：〔寒心生蟋蟀，秋色上梧桐。〕盖出于李白也。

政和间，董道王宾于馆中和荆公叉字韵《雪》诗至一百篇。诗语虽未必尽入律，然叉字寻至百韵，佛书道书，往往披尽，非博者不能也。

吕东莱喜晏元献诗：〔楼台冷落收灯后，门巷清虚扫雪天。〕盖说得上元后天气极佳。故东莱自有诗云：〔江城气候犹含雪，草市人家已挂灯。〕盖因元献之诗触类而长。〔清虚〕，《青箱杂记》作〔萧条〕。

予家空青喜晏元献词：〔可惜月明风露，长在人归后。〕每作郡处燕客，多令歌者以此为汤词，亦取其说得客散后风景佳故也。

山谷诗云：〔董狐常直笔，汲黯少居中。〕予案西汉黯以数切谏，不得久留内；爰盎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。〔少居中〕乃爰盎事，非汲黯也。

山谷《渔父》词：〔新妇矶头新月明，女儿浦口暮潮平，沙头鹭宿戏鱼惊。〕此三句本顾况《夜泊江浦》六言，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。〔新月〕〔暮潮〕〔戏鱼〕，乃山谷新添也。

东湖晚年在德兴作《渔父》词，甚高雅，云：〔七泽三湘碧草连，洞庭江汉水如天。朝廷若觅元真子，不在云边即酒边。明月棹，夕阳船，游鱼一似镜中县。丝纶钓饵都收却，八字山前听雨眠。〕〔游鱼一似镜中县〕，本沈云卿诗：〔船如天上坐，鱼似镜中游。〕上句老杜曾用，下句东湖用之。东湖尝对予诵此词，且云本云卿之句，自击节不已。

东坡之文妙天下，然皆非本色，与其它文人之文、诗人之诗不同。文非欧曾之文，诗非山谷之诗，四六非荆公之四六，然皆自极其妙。

山谷《嘲小德》诗云：〔书窗行暮鸦。〕盖用卢仝《添丁》诗：〔忽来案上翻墨汁，涂抹书窗如老鸦注1。〕注1《续校》：〔『书窗』当依卢仝集作『诗书』。〕

予旧因东坡诗云〔我憎孟郊诗〕及〔要当斗僧清，未足当韩豪。何苦将两耳，听此寒虫号〕，遂不喜孟郊诗。五十以后，因暇日试取细读，见其精深高妙，诚未易窥，方信韩退之李习之尊敬其诗，良有以也。东坡性痛快，故不喜郊之词艰深。要之，孟郊张籍，一等诗也。唐人诗有古乐府气象者，惟此二人

。但张籍诗简古易读，孟郊诗精深难窥耳。孟郊如《游子吟》《列女操》《薄命妾》《古意》等篇，精确宛转，人不可及也。

晏元献小词为本朝之冠，然小诗亦有工者，如〔春寒欲尽复未尽，二十四番花信风〕，〔遥想江南此时节，小梅黄熟子规啼〕之类，亦有思致，不减唐人。

李邦直小词有云：〔杨花落，燕子飞高阁。长恨春醪如水薄，春愁无处着。往年曾宿王陵铺，鼓角悲风。今日辽东，旧日楼台一半空。〕亦佳作也。

舒信道亦工小词，如云：〔画船椎鼓催君去，高楼把酒留君住。去住若为情，西江湖欲平。江潮容易得，却是人南北。今日此樽空，知君何日同。〕亦甚有思致。

近年镇江一士大夫姓邵，词亦工，如云：〔阿郎去日，不道长为客。底事桐庐无处觅，却得广州消息。江头一只兰船，风雨湘妃庙前。死恨无情江水，送郎一去三年。〕此词极有作路。又有一人词云：〔黄金殿里，烛影双龙戏。劝得官家真个醉，当下齐呼万岁。殿前按彻《凉州》，君恩与整搔头。一夜御前宣唤，六宫多少人愁。〕此词极佳，或云王观词也。

东坡《送顾子敦》诗云：〔磨刀向猪羊，霍霍闹邻里。〕盖讥子敦也。子敦体肥，当时有〔顾屠〕之号。然〔磨刀霍霍向猪羊〕乃古乐府全一句。

东坡《水调歌头》〔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〕，本谢庄《月赋》〔隔千里兮共明月〕。

老杜云〔池上于今有凤毛〕，本南朝谢凤之子超宗谓之凤毛。凤本人名，而老杜直以为真凤毛。今人因仍以人家小儿为凤毛，盖知本老杜而不知本《南史》尔。

山谷和一僧偈颂，押〔风〕字韵，云：〔空余祇夜数行墨，不见伽黎一臂风。〕〔祇夜〕即伽佗之类，谓偈颂也；〔伽黎〕乃袈裟。〔一臂风〕，当作一角。事见《楞严经》。

荆公《赠北山道人》云：〔可惜昂藏一丈夫，生来不读数行书。〕此语本李贺《嘲少年》诗，云：〔每揖闲人多意气，生来不读半行书。〕

《后山诗话》云：〔《望夫石》诗，以顾况『山头日日风和雨，行人归来石应语』为绝唱。〕其说是矣。但非顾况诗，乃王建诗也。

《孟东野集》古乐府有《婵娟》篇云：〔汉宫承宠不多时，飞燕婕妤相妒疾。〕今《顾况集》中亦有，疑非孟诗，似顾况诸体。

元丰中，王禹《钱文潞公》诗云：〔功业独高嘉佑末，精神如破贝州时。〕最为的当。然此语亦本白乐天《上裴晋公》：〔闻说风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时。〕世间佳语，未有无来历也。

荆公绝句云：〔有似钱塘江上见，晚潮初落见平沙。〕两句皆有来历。《才调集》诗云：〔还似琵琶弦畔见，细圆无节玉参差。〕此上句来历也。张籍诗云：〔闲寻泊船处，潮落见平沙。〕此下句来历也。第读诗不多，则不知耳。

四皓，世人皆曰园公，曰绮里季，曰夏黄公，曰角里先生。黄长睿《东观余论》载王元之有诗云：〔未必颈如樗里子，也应头似夏黄公。〕毕文简公讥之，谓不当云夏黄公，盖四皓之目，当曰园公，曰绮里季夏，曰黄公，曰角里先生。惟杜诗〔黄绮终辞汉〕，不谓之夏绮而谓之黄绮，盖得其义矣。按陶浚《桃花源》诗〔黄绮之商山〕，更在杜诗之前。

东坡和陶云：〔一挥三十纸，持去听坐人。〕盖用《南史》萧子显事注1。注1《补校》：〔『子显』当作『子云』。《南史齐高帝诸子传》：『新浦侯子云善草隶，百济使人求书，子云书三十纸与之。』子云，子显之弟。〕

东湖作《吕右丞挽词》云：〔补袞家风在，名门不乏公。〕〔不乏公〕三字出《南史》。宋孝武以柳元景弟之子世隆为上庸太守，谓元景曰：〔卿昔为随郡，今复以授世隆，使卿门世不乏公也。〕